

雪山奇案



〔英〕特里文尼安著
徐徐 安洪泉 桑艺 译

华艺出版社

雪山奇案

[英]特里文尼安

徐徐 安洪泉 桑艺 译

雪山奇案

〔英〕特里文尼安

徐徐 安洪泉 桑艺 译

★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前拐棒胡同一号)

北京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 32 印张：9.125 字数：203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 S B N 7—80 039—132—9 I · 67

定价：2.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一部惊险样式的国际畅销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乔纳森·赫姆洛克是一个在心理上没有犯罪感的人，因此成了一个国际暗杀组织 CII 的理想成员。这一凶杀组织纪律森严，犹如铁板一块。为着金钱，它可以铲除任何一个雇主指定的目标。其头目代号为“神龙”，此人阴险狡诈、无恶不作。他在纽约的黑色魔窟里一手操纵着这个组织，对每个成员的特性了如指掌。

次，CII 受雇要除去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何许人物，CII 也不知道。唯一的线索是此人在一次凶杀事件后潜逃，并且要在夏天参加从北侧攀登令人望而生畏的埃格雪山的登山活动。赫姆洛克是一个登山能手，被指定执行这项任务。

这时，一个神秘的人物出场了。迈尔斯，一个毒品走私犯；本恩，赫姆洛克的登山教练；还有一位绝色美女，她与赫姆洛克一见钟情。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面对着时时出现的生命危险，他们一步步地向阴沉恐怖的埃格雪山登去。

一路上，险象环生，疑雾弥漫，悬念迭出。到了山顶，他们最终发现一个严酷冷峻的现实正在等待着他们。事情的结局是奇特的，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想像。

蒙特利尔：5月16日

傍晚，玻利瓦德圣、劳伦特刚下过雨，不太平坦的人行道上还留着一个水洼子。雨虽然停了，可依然很冷，中央情报局的侦探沃姆沃德（苦艾）觉得身上这雨衣太薄了。他很想穿上一件厚军用雨衣，可他不敢，怕同事们嘲笑他。于是他只好把雨衣的领子竖起来，两手插到衣袋里。他一只手里还抓着一块口香糖，20分钟以前当他经过圣·贾斯廷医院的隔离区时，一个浑身臭气的矮个子把这块糖塞给了他。矮个子突然从树丛中窜出来，把沃姆沃德吓了一跳，立刻摆出一副日本式自卫的架式。本来这种猫一般警觉的姿势很有效力，可不凑巧他跌入了一片蔷薇花丛。

沃姆沃德脚步轻快，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着，身上有一种向上的感觉——肯定不是崇高感——而是充实感。这一次他没把事情搞糟。路旁商店昏暗的橱窗里映出他的身影，进入眼帘的映象使他感觉很不错。充满自信的眼神、坚毅的脚步足以弥补他的溜肩和秃顶。沃姆沃德把手心向外翻，以便纠正他的坍肩，有人曾经告诉他要具有男子汉的风度举止，最好的办法是走路时手心朝前。这个姿势极不舒服，他这样走路简直象只企鹅，但是只要他能想到，他就这样走。

他又痛苦地想起他刚才跌入蔷薇的事，可他发觉，这事带来的不快很快就消失了，他用拇指和中指捏住裤缝，把夹在屁股里的裤子揪出来。他不时地重复这个动作，全然不顾过路人好奇的目光。

他很满意。“这就是自信心。”他自言自语道。“我知道我

可以揪出来，于是我就揪了。”他铭记这样一个理论：想着厄运，厄运临头。他前几次执行任务的结局说明了这个道理。总的来说，理论对沃姆沃德不是总用得上。关于他秃顶的问题，他曾经采用过“留短发，使其长”的原则，他总是留平头，结果他看上去总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他的头发照样脱落。又有一段时间，他坚信这样一个理论：过早秃顶显示出非凡的男子气概，但是本人的经历最终使他不得不抛弃这种假设。

“这回我可以安全到家了，一帆风顺。明天早晨我就能回到美国！”

他紧紧攥着那块口香糖。他可经不起再次失败了。大本营里的人早就开始称他为“只需一个人的猪湾了”。

当他向左转入莱萨格巷时，大街上阒无一人。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马上向南转到圣多朱尼克街。街上也静悄悄的，他的脚步声象是从黑暗的建筑物墙上弹了回来。宁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他吹起了口哨。

“积极的想法真是管用”，他愉快地想着，“胜者常胜，就是这么回事。”接着，他那张充满孩子气的圆脸上显出一种专注的神情，他不清楚“败者常败”是不是也对。他努力回忆大学里逻辑课的内容，最后，得出了结论：“不对。这不一定是相辅相成的，败者不一定总败。但是胜者总是胜。”他为悟出这个道理而满意。

离他住的三流旅馆，只有一个街区了，已经看得见落地霓虹灯招牌上那个残缺的大字“……旅馆。”

“差不多平安到家了。”

他想起了中央情报局训练中心的训戒：须从街道另一边接近你的目的地。于是他穿过马路。他一直没完全弄懂这条规则的道理，他认为那只是个简单的花招。不过他也同样没找

到要违背这条规则的解释。

圣多米尼克的铁铸街灯还没有被现代城市那种丑陋的水银灯所替代，所以，沃姆沃德还可以从自己的影子上取乐，他看着自己的影子从脚底下冒出来，到前面变长了，走到下一盏灯跟前又投下新的影子，在身后变短了，他不住地回过头去，欣赏着光的美妙景象，不料此刻他撞到了电线杆上。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之后，他生气地左右扫视，看看有没有人看到他。

有人看到了他，可沃姆沃德自己不知道，于是他瞪了一眼可恨的电线杆，把手掌翻成朝前的姿势，直起肩膀，穿过马路向旅馆走去。

旅馆前厅里杂乱无章，充满了下等旅馆所特有的那股霉味、消毒水味和厕所的臭味。根据后来的报告，沃姆沃德肯定是 11：55 至 11：57 之间走进旅馆的。时间如此精确，我们可以肯定他对表了，他一向喜欢看手表上的夜光数字。他曾听人说过手表夜光数字用的磷粉可以致癌，可他却认为自己不抽烟便弥补了这种危险性。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到了黑暗之处，总要对表。之所以有 11：55 和 11：57 之间的差别可能就是他的习惯所造成的。

他踏着肮脏破烂的地毯登上昏暗的楼梯，脑子里还在想“胜者常胜。”然而，他的情绪一下子受了影响，他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咳嗽声。咳嗽声拌着抽搐，一夜不绝于耳，很折磨人，叫人窒息，咳嗽的人一定病得很重。他从未见过隔壁的老头儿，但他憎恨这叫他睡不着觉的咳嗽。

到门口了，他站住脚，从衣袋里掏出那块口香糖，仔细看了看。“也许是微型胶卷，可能夹在糖和纸之间。常见的把戏。”

他用钥匙开了门。关门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没事

了，”他服了，“胜者——”

才想到一半卡壳了。屋里不只他一人。

训练中心如有知，会为他喝彩的。他反应敏捷，一把将口香糖、包装纸都塞进嘴里，咽了下去。霎那间，他的后脑勺被人猛地一击。疼痛非常剧烈，可声音更吓人，那声音就象双手捂住耳朵，口里嚼芹菜一样——还要震耳欲聋。

他很清楚地听到了又一声撞击声——液体流动的声音——奇怪的是没有伤着他。

随后酷刑开始了，他看不见，但他知道他们还在切开他的喉咙。想到此，不禁战慄，他很希望他没什么事。接着他们开始切开他的肚子。一股冰凉的东西流入又流出他的肚子。隔壁的老人又在咳嗽透不过气来。沃姆沃德的脑子里又出现了最初叫他害怕的想法。

“胜者常胜，”他想，然后死了。

纽约： 6月2日

“……，如果没什么问题，这学期要让你们了解的是艺术和社会之间没有重要的联系。当然，一些大众通俗文化主义者和大众心理学家有过野心勃勃的举动，当面对自己知识范围之外的重要领域时，他们做出过一些可恶的结论。‘社会’和‘艺术’的真正含意是互不相关的，甚至是对立的。规则和范围……”

乔纳森·赫姆洛克博士，艺术学教授，在不紧不慢地讲授题为艺术和社会的公共课，他很讨厌这门课，但这是他谋生的手段。广义上讲，他讲课的风格是讽刺性强，甚至是伤害性的，

但他却很受学生欢迎，有人甚至想象赫姆洛克博士的邻居们会在他的超常的轻蔑之下感到苦恼的。他们把他的冷漠辛辣解释为面对无情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做出的一种有魅力的严峻的作法，一种厌世情绪的缩影，大学生那种感情夸张的心态视此为珍宝。

赫姆洛克受到学生欢迎，有几个并无联系的原因。其中之一，他现年 37 岁，是艺术系教师里最年轻的正教授。因此，学生们认定他是自由派。他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托利党人，不是反对禁酒派，也不是孤立主义分子，更不是个费边分子。他只对艺术感兴趣，对于政治、学生自由运动、向贫穷开战、黑人的境况、印支战争以及生态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一概漠不关心，甚至十分厌恶。但他还是没能摆脱的“学生的教授”的美名。举个例子，由于学生闹事，一度中断上课，恢复上课之后，他在课堂上公开嘲讽政府既无能力又无勇气去镇压如此小规模的示威。学生们把这说成是对现行制度的批评，反而更加崇拜他了。

“……总而言之，只有艺术和非艺术两种。没有什么黑色艺术、社会艺术、青年艺术、流行艺术、大众艺术。这些东西不过是虚构的标题，目的是用分类的办法给低级拙劣的画家们涂脂抹粉罢了。”

了解赫姆洛克作为登山家在国际上的辉煌成就的男生们，深为其学者加运动员的形象所征服，而事实上他已多年不爬了。年轻姑娘们也为他那种冷冰冰的高傲所吸引，他们认为高傲里包含着热烈而神秘的本质。然而赫姆洛克可一点儿也没有罗曼蒂克式的体形风格。他身型瘦削，中等个儿，唯有他那准确有力的举止和那双含蓄的深灰色眼睛才能引起异性们的遐想。

正如有人可能会怀疑的那样，赫姆洛克在教师中的名气并不大。相反，他们嫉恨他在学术上的名望，嫉恨他拒绝参加各种委员会，对他们的计划和建议漠不关心，更嫉恨他深得学生称道的超凡魅力，他们总是歪曲这个词，说它与学者的正直诚实相悖。保护他又受到别人诽谤的重要武器是有谣传说他很有钱，住在长岛的一幢别墅里。作为学术自由派人士，教师们在财富、甚至是谣传中的财富面前惊慌失措。万分尴尬。他们无法否认或改正这些谣传，因为谁也没被邀请去过他家，他们也不可能去。

“艺术鉴赏是学不会的。它需要特殊的天赋——你本能地认定你具备的那些天赋，因为在培养你成长的时候人们相信你生来是与人平等的。而你没有认识到的是这仅仅意味着你与另外一些人是同等的……”

赫姆洛克机械地讲着，眼睛扫视着阶梯教室的第一排。这一排照旧挤满了傻头傻脑的女孩子，她们面带微笑，不住点头，裙子拉得很高，双膝情不自禁地叉开。在他看来，她们仰起脸的微笑以及傻乎乎的圆眼睛，就象是一排变音元音U。他从来不和女学生扯在一起，学生、处女和酒鬼，他是绝对不接触的。机会有的是，而且他也没有受到广为传诵的道德观的影响；但是他是个喜欢运动的人，他把干这类不清醒的蠢事和在大坝下面炸鱼相提并论。

下课铃一如继往地伴随着他的最后一个字响了起来，教授在下课之前祝愿同学们度过一个美好的暑假，轻松一下头脑。学生们鼓起掌来，在每学期的最后，他们都这样做。随后他快步走了。

当他走到大厅的一角，他遇到了一位穿着迷你裙的女学生，长长的黑发，眼睛弄得象个芭蕾舞演员。她兴奋地喘着粗

气对他说起她是如何从这门课中得到了享受以及她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艺术等等。

“很好!”

“我有一个问题，赫姆洛克教授，要么我得把平均分数保持在良好，要么失去奖学金。”

他在衣兜里摸着办公室的钥匙。

“我恐怕在期末考试中拿不到太好的分数。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对艺术获得了极大的感受，可一个人不一定总能把感受写在纸上。”她抬头望着他，鼓足了勇气，竭力使双眼显得意味深长。“这样，如果有法子使我得个好分数——我的意思是为此我什么事都可以做。真的。”

赫姆洛克郑重其事地说：“你一定已经考虑过这个要求的全部意义了?”

她点点头，咽了一下口水，眼里放射出期待的光。

他满怀自信地压低声音：“你今晚有什么安排吗?”

她清了清嗓子说没有，没有安排。

赫姆洛克点点头，“你一个人住吗?”

“我的同屋回家渡周末去了。”

“好。那么我建议你打开课本学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走。这是我所知道的保住好分数的最保险的办法。”

“可是……”

“对吗?”

“谢谢你，”她皱了皱眉头。

“好吧。”

她慢慢地走了，赫姆洛克走进办公室，哼着小曲。他喜欢自己刚才的做法。可愉快的心情是短暂的。他在桌子上看到自己记下的注意事项，提醒他哪些帐单到了支付时间，哪些过

了时间。学校里传播的关于私人财产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赫姆洛克每年的开支总要超过他从教书、著书发表评论和评价中所得收入的三倍多一点。他的钱绝大部分是靠第二职业赚的——每年约4万美元。乔纳森·赫姆洛克为中央情报局搜寻和惩办处工作。他是个杀手。

电话铃响了，他按下金属钮，拿起听筒，“喂”

“赫姆洛克吗？说话呀？”这声音是克莱门特波普，神龙先生的首席助理。这种做作、遮遮掩掩的声音叫人无法忘记。波普就喜欢扮演间谍。

“找我干什么，波普？”

“神龙先生想见你。”

“我事情很多。”

“你能在20分钟之内赶到他那里吗？”

“不行。”实际上，20分钟足够了，但乔纳森讨厌搜寻和惩办处的人。“明天怎么样？”

“他可是顶头上司。他想马上见到你。”

“那一个小时以后吧。”

“听着，朋友，我要是你，就马上动身到这儿来——”可是乔纳森已经把电话挂了。

乔纳森在办公室里消磨掉了半个小时。当他感到有把握在预定的时间到达神龙那里时，他叫了辆出租车，离开了校园。

当昏暗、陈旧的电梯把乔纳森拉上难以形容的第三街办公大楼顶层时，他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闪出十分熟悉的景象：墙上积满污垢的灰油漆，年度检查合格的戳子一个压着一个杂乱无章地盖在墙上，限制诊病人数的规定，为了迁就那个老掉牙的机器，涂改了两次，一次比一次收的病人少。他暗自琢磨

着在以后一个小时里他将看到的東西，想到这些他很不舒服。

电梯停了，开门的时候电梯咔拉咔拉地摇晃了一阵，他走顶层，向后拐，推开通往楼梯口消防门，门上写着“禁止入内”。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梯上坐着一个高大的黑人工人，身穿大褂，身旁放着一个工具箱。乔纳森冲他点点头，从他身边走向楼梯。只走了一段楼梯就到了尽头，他又推开了另一个消防门，这个门通往大楼顶上的阁楼，后来中央情报局在这里修建了一套办公室。走廊里弥漫着医院的气味，赫姆洛克对此记忆犹新。走廊上一个身材肥胖的清洁女工慢慢地移动着一把拖把，来回擦着同一块地方。一扇门上写着“尤拉西斯德拉贡，咨询服务”门边的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个商人打扮的粗壮男人，膝上放着一只公文包。那人仰脸看着乔纳森，乔纳森非常讨厌接触这种人。所有这几位，黑人工人、清洁工、商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的警卫人员；工具箱、拖把和公文包里都装着枪。

乔纳森两腿叉开，双手扶墙站着，对自己忍受这样的屈辱又恼又恨。商人那双专干这行当的手在他的身上和衣服上摸索一番。

“这是新的”商人从乔纳森衣兜里拿出一支钢笔，“你一般带一支法国造的墨绿镶金钢笔。”

“那支丢了。”

“我明白了，这里面有墨水吗？”

“这是支自来水笔。”

“对不起。要么让我替你保管，等你出来再还给你，要么让我检查一下，这样墨水就保不住了。”

“你替我保存不就行了嘛。”

商人让到一旁，放乔纳森进办公室。

“你迟到 18 分钟，赫姆洛克。”乔纳森刚把门关上，塞贝路

斯太太便责备说。

“差不多吧”乔纳森被这个亮堂堂的外间办公室里令人窒息的医院气味搅得心烦意乱。塞贝路斯太太是一个很健壮的矮胖女人，穿一身上浆的护士制服，粗糙的灰头发剪得很短，由于脸上脂肪太厚，眼睛挤成了一条缝，沙纸般的皮肤似乎每天都用马栉梳和着盐苏打水刷洗，薄薄的嘴唇上特意长了些须毛。

“你今天接待预约者，塞贝路斯太太？”

“神龙先生不喜欢等待，”她愤怒地叫着。

“咱们究竟谁不喜欢？”

“你身体好吗？”她爱理不理地问道。

“说的过去吧。”

“没感冒？没接触过传染病？”

“就是那几种：糙皮病、梅毒、象皮症。”

她看了看他，“好吧，进去吧。”她按了个电钮，身后的门开了，随后又回到桌旁继续看报纸，不再搭理乔纳森了。

他走进一个小套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片暗淡的红光包围了他。这是神龙先生为了使外来人能适应从白晃晃的外间办公室进入他自己全黑的办公室而设置的。乔纳森知道如果把眼睛闭上，也许可以更快地适应黑暗。同时，他脱去西装上衣，套间的神龙先生办公室里的温度均保持 87°F 的恒温。一丝最细微的风，或稍稍接触一下，感冒或流感的病毒，都可能使神龙先生几个月卧床不起。他对疾病几乎没有任何自身的抵抗能力。

当乔纳森带入套间的冷空气回升到 87°F 时，通往神龙办公室的门自动打开了。

“请进，赫姆洛克”黑暗里传来神龙生硬的声音。

乔纳森伸出手摸索着往前走，他知道神龙办公桌对面有一张大皮椅。

“向左边一点儿，赫姆洛克。”

乔纳森坐在椅子上，他只能勉强看清自己白衬衫的袖子，眼睛慢慢开始适应黑暗。

“喂！这几个月过得怎么样？”

“你比我更清楚。”

神龙干笑三声。“完全正确，我们一直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据我所知，黑市上有一幅画，很让你动心。”

“是的，一幅毕沙罗的画。”

“所以你很需要钱。一万美元，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这么大价钱够叫人心里发痒的。”

“那幅画是无价之宝。”

“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价的，赫姆洛克。这幅画的价钱值蒙特利尔某个人的性命。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对画布和脏乎乎的颜色有如此大的爱好。什么时候你得教教我。”

“这个你根本学不会。”

“你有这幅画了，还是没有，嗯？”

“是你得到了，还是没得到。”

神龙叹了口气，“我猜想每个人都是生来使用一种方言的。”神龙说话没有语气的轻重缓急，只是严格按照发音规则讲，因此，一听便知他不是本地人。“我绝对无意嘲弄你收集油画的热情。没有这个爱好，你也不会经常缺钱，那你也就不会给我们干了。”象放在显影液中的照片一样，神龙先生的形象在乔纳森的眼里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他暗自想到他会越来越厌恶这个地方。

“别让我浪费你太多时间吧，神龙先生。”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谈正题。”神龙的话音里带着失望。他极为反常地喜欢乔纳森，而且极为乐意与来自这个封闭的国际谋杀世界以外的什么人谈谈。“那么，好吧。我们的一个人，代号叫沃姆沃德，‘苦艾’的意思，在蒙特利尔被杀了。杀手是两个人。搜寻处已经找到了其中一个。你去把这个人干掉。”

乔纳森觉得中央情报局的黑话挺好笑，什么“全体降级”意思是“用暗杀清除”，“传记力量”意思是“匿名信”，“湿活口”意思是“杀人”，“制裁”意思是“反暗杀”。眼睛适应了黑暗，神龙的面目依稀可辨了：头发是白色的，象银丝一般，而且象卷毛羊一般卷曲着。模模糊糊的面容象是干石膏做的。神龙患的是自然界最为罕见的遗传疾病之一：全身白化病。这个病使他对光极为敏感；他的双眼和眼睛缺乏保护色。而且他生来就不具备产生足够白血球的能力。因此，他必须与可能携带病菌的人们隔绝。每过三个月，他必须靠大量输血的方式进行全身换血。在出生后的几十年里，神龙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没有旁人，却靠旁人的鲜血。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却没有影响到他的个性。

乔纳森盯着这张脸，等待着最令人厌恶的表情出现。“你说搜寻处的人只找到了一个？”

“他们正在找第二个。我想你到达蒙特利尔的时候，他们已经找到了。”

“我不会同时杀掉两个，这你明白。”乔纳森只有在最为必要的时候才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时用自己的良心讨价还价。他得时刻提防着他们以后总逼迫他去杀人。

“你可能需要干掉两个，赫姆洛克。”

“别提这个。”乔纳森的手已经抓住了椅子扶手。可以看清

神龙的眼睛了，完全没有眼睛的天然色泽，眼白是粉红的，瞳孔是血红的。乔纳森无法容忍内心的反感，把目光移开。

神龙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我们到时候再谈第二个吧。”

“不行，我要告诉你的是坏消息。”

神龙勉强笑了笑，“来我这儿的人很少带好消息。”

“干这个活儿，你得花费二万美元。”

“你通常报酬的两倍？真的吗？赫姆洛克？”

“我需要用一万买毕沙罗的画，一万买房子。”

“我对你私人经济问题不感兴趣。你需要二万美元。可按惯例，干一回我们付给你一万美元。这回有两笔买卖，还合适。”

“我已经说过我不打算干掉两个。我想干掉一个拿二万美元。”

“可我说这件事不值二万美元。”

“那你另请高明吧！”乔纳森的声音顿时失去了往常的冷静。

神龙马上不安起来，惩办处的人尤其容易屈服于由他们工作和面临的危险中产生的感情压力。神龙对被他们称为“紧张言辞”的这类信号极为警觉。在过去的日子里，赫姆洛克已经有了几次暗示。“理智些，赫姆洛克。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别人。本处内，…有些…消耗。”

乔纳森笑了，“我懂了。”沉默片刻之后他说：“如果你没有另外的人，你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就二万。”

“你太没良心了，赫姆洛克。”

“这个嘛，我们早就清楚。”他暗示了朝鲜战争期间他在陆军情报系统服役时接受心理测验的结论。当时为了确定乔纳